

#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854

409 期 15-11-1970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壹頁

15 分

語錄

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  
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

毛澤東

## 法西斯集團必須 停止迫害政治被拘者

李光耀傀儡集團正在對星島的政治被拘者進行加劇的迫害。在過去，政治被拘者是被關在樟宜大圍牆的黑牢里，他們在獄中已受盡了種種的虐待和毆打了，現在，被調往新的黑牢后，更是受到進一步的虐待和迫害。

新的黑牢共有三大組建築物，而且各組分別以高牆圍住，A組大約分隔成七座牢房，B組約有八座牢房，C組約有十五座牢房，而各座牢房之間也都以高牆隔開來，所以實際上政治被拘者是關在兩道圍牆的黑牢里。

每一座牢房都分成上下兩層，樓下都有一個公用的所謂“餐廳”和“辦事處”，樓上則有數間小囚室，每間小囚室關禁兩個被拘者；囚室的面積約十呎見方，三面圍着磚牆，另一面則是一道可以深鎖着的大門，屋頂是由白鋅板製成的，有十呎高，接近屋頂的邊緣處只開着一個有鐵柵的小窗，所以空氣非常不流通，天晴時則奇熱，如逢雨天，雨水則自窗口打進來，有時囚室內也會濕透的。在囚室里只裝着一盞微弱的小電燈，致使到被拘者在夜間無法閱讀書報。

被拘者每天的活動都是在反動派的嚴密監視之下，他們每天有少許的早點、午餐及晚餐，所吃的食物全是無味道而且極差的。他們在每天清晨七時半就須到樓下去點名，每逢星期一、三、五從上午八時至十時則被迫要從事洗刷牢房的工作，唯每逢星期二、四、六上午八時至十時才獲准在樓下閱讀，但不許持有書寫的紙和筆，每天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被拘者就被關禁在樓上的小囚室中，從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他們獲准下樓吃午飯，從下午二時至四時，他們又被關在樓上那悶熱的小囚室里；由下午四時至六時四十五分，他們獲准

到樓下吃晚飯，從下午六時四十五分起至翌日清晨六時一刻，整晚都關在小囚室里。所以在一天廿四小時的時間里，被拘禁在黑牢的時間竟達十六小時之久（按：所謂刑事犯也不過是每天關禁十一個小時而已），而且在十六個小時里竟有二小時是關在那熱烘烘的小囚室里受盡煎熬的！

反動派在每座牢房的樓上和樓下都設有擴音機，它們就通過擴音機來指示一切，它們還利用這些擴音機播出黃色歌曲和一些不堪入耳的色情音樂，妄圖以此來毒害獄中同志，同時這些震耳欲聾的邪音，致使到被拘者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干擾，也無法安心從事其他的事情。

以上所述，只不過是目前星島樟宜的政治被拘者受到法西斯迫害的一個簡單介紹吧！在過去一個時期，當他們尚被關在大圍牆的黑牢里的時候，他們大多數還是可以聚集在一起，從事煮食、閱讀、書寫、勞動等，也可以“自由”安排牢中的生活程序。今天，在新的黑牢里，他們大部份的時間被關在小囚室里，不可以自己煮食、閱讀等，連家屬供給彌補的食物都不允許，也不能按照自己的須要來安排生活程序等等。

以上的一切，再加上獄中同志屢次被調去問話及單獨監禁，而且加以毆打和虐待，這充份的說明了李光耀傀儡集團對獄中同志進行窮兇極惡的精神和肉體上的迫害和虐待是蓄謀已久的事。這完全是與李

光耀傀儡集團本身在“一九六〇年監獄報告書”里所建議的完全相違的。這也是跟李光耀傀儡集團今年八月在日本京都舉行的一個聯合國會議里同意執行“聯合國的對待囚犯的最低限制的準則”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除了對被拘者在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法西斯虐待和迫害之外，反動當局還對家屬進行各種各樣的政治壓力和野蠻的威脅，它們屢次以“違反”監牢的“規則”為借口，剝奪家屬每星期的探獄權力，有時甚至被長期剝奪達一兩個月之久。目前家屬的探獄和律師的談話全受到嚴密的監視，也不能談及獄中生活狀況，否則，家屬探獄時的會話隨時都會被中止的！傀儡集團妄想以此分治的花招來使牢外人士不能獲知它們的法西斯暴行，以為如此便可以進一步的孤立獄中同志，打擊他們的士氣和破壞他們的反抗及反帝鬥爭意志。

今天，獄中同志經已站穩立場，他們堅決的同反動派進行不妥協的鬥爭，反對一切迫害和虐待。反動派企圖迫他們進行什麼“生產工作”，但是遭到獄中同志的堅決抵制，在五月中，獄中女同志會聯名致函僞“國防部”，要它們不得進行整天關禁，而應准予自由安排獄中的生活程序、紙和筆不應受限制和必須給予充足的燈光及開水的供給。目前，反動當局只給她們燈光及開水，其餘的合理要求都被野蠻的拒絕了。

我們強烈抗議反動派對獄中同志的野蠻虐待，我們呼籲廣大人民對目前在獄中進行鬥爭的同志予全力的支持，並加強對走狗集團及其

(轉入第十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  
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  
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 在革命強音指引下 統一思想 統一意志 統一行動

——紀念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成立一周年——

今天，是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成立一周年大喜日子，我國各民族人民懷着無比深厚的革命豪情，熱烈紀念這一光輝的節日。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是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自己的電台。

它的廣播大長了人民的志氣，大滅了敵人的威風。“革命之聲”電台從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以戰鬥的姿態同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它“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馬來亞共產黨的政策；歌頌廣大群眾的革命鬥爭，無情揭露和打擊敵人的一切陰謀。為在我國廣泛開展人民戰爭，打倒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大造革命輿論。”儘管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採取各種卑鄙手段，企圖破壞和干擾“革命之聲”電台的廣播及其影響，但是，革命強音始終響徹祖國上空。它給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各民族勞動人民指出了求生存、求解放的光輝道路，大大加強了各族人民的戰鬥團結和革命信心，把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推向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五·一三”事件后，我國上空陰霾密布，傀儡政權一面磨刀霍霍，加緊實行法西斯軍事統治，大肆煽動馬來沙文主義情緒；另一方面，則大耍政治花招，企圖洗脫沾滿人民鮮血的魔爪。它拋出了顛倒黑白、歪曲事實和充滿謊言的所謂“五·一三騷亂報告書”；它推行旨在加速發展馬來官僚資本、迫害和壓榨各民族人民和更瘋狂地推行馬來沙文主義政策的所謂“新經濟政策”；它實行所謂“工作准証”制度，橫蠻無理剝奪了十多萬華、印族工人兄弟的工作權利和生活權利；它利用偽“聯邦土地發展局”、偽“人民信託局”、偽“發展銀行”和偽“農業銷售局”等御用工具，對馬來農民以及各族農業工人實行殘酷壓榨和剝削……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正是在此嚴厲的時刻，作為一支銳利的武器，給階級敵人的一切反革命、反人民勾當以無情的抨擊和揭露，指引人民剝去敵人的偽裝，識破敵人的陰謀，宣判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為廣大人民朝向粉碎傀儡政權的康莊大道。

一年來，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廣播了大量具有很大的階級教育意義的文章。文章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觀點，對我國社會各階層的現狀，進行了認真調查和具體的分析，並以大量血淋淋的事實，揭示了殘酷的

階級壓迫現實，給各民族人民教育極深。廣大勞動人民，如馬來稻農、印度膠工、農業工人、漁民、礦工以及企業工人等，日以繼夜辛勤勞動，大量地創造社會財富，但卻落及三餐不得溫飽，而且債台高築；一小撮官僚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地主階級四肢不動，但都吃得肚肥腦漲，一個個都是暴發戶。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這是剝削，封建的、買辦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致富靠的是剝削，而各民族勞動人民的貧窮是由於被無情的剝削，林彪同志說過：“不懂得什麼是剝削，就不懂得革命。”“革命之聲”電台廣播的大量鮮血淋漓、令人髮指的殘酷剝削事實教育了人們，使廣大勞動人民認識了造成他們窮苦、疾病、死亡的根源，增添了對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刻骨仇恨；使廣大勞動人民對毛主席關於“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的英明論述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對剝削階級的總代表——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這個各民族人民的死敵越加痛恨；對各民族人民的子弟兵——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及民族解放事業也越加熱愛和擁護。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在揭露傀儡政權實施“工作准証”制度的陰謀時指出：“馬來亞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前所面對的一切問題，包括公民權問題和“工作准証”問題，實際上並不是什麼別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權問題。政權問題是不能在敵人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向敵人求情或申訴來解決的。”由於一小撮賣國賊和吸血鬼控制了政權，肆無忌憚地壓迫和剝削各族勞動人民，造成了民族的深重災難，“革命之聲”電台援引列寧的教導指出：“不用暴力來對付擁有武器和政權機關的暴徒，就不能把人民從暴徒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清楚闡明了推翻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砸爛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傀儡政權的真諦，給我國各民族人民武裝了思想，拋棄一切主觀的、不合實際的幻想，傾全力朝向粉碎法西斯統治機構，建立人民政權而奮鬥。我國各民族人民利益的最忠實

捍衛者、領導革命事業的核心力量——光榮、正確的馬來亞共產黨，肩負各民族人民的重託，毅然領導由工農階級的優秀兒女組成的民族解放軍，緊握手中槍，浴血奮戰廿一載，在馬來亞北部泰國邊境地區建立了可靠的根據地和廣泛的游擊區，為馬來亞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革命之聲”電台熱情頌揚民族解放軍的光輝戰績，報導了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民族解放軍以地雷戰、伏擊戰、近戰夜戰等戰術機動靈活地痛擊敵人，粉碎了偽政權一個個反革命軍事“圍剿”陰謀的英雄事跡。“革命之聲”電台還播出了多支民族解放戰士以無比豪邁的心情演唱和演奏的革命歌曲，表達了戰士們全心全意為人民，忠心耿耿幹革命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革命之聲”電台的廣播，把我國城鄉各族勞動人民和民族解放軍的心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為了配合親人們的戰鬥，為了打擊共同敵人，各民族勞動人民正熱烈響應“革命之聲”電台的偉大號召：參加解放軍、支持解放軍、擁護解放軍，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大力支援解放軍，與解放軍並肩戰鬥。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鬥爭中，正在譜寫着一曲曲“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凱歌。帝國主義及一切國內反動派的任何反革命陰謀終將在真正的銅牆鐵壁面前碰得粉碎。

偉大領袖毛主席總結了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經驗，他明確指出：“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馬來亞共產黨正是沿着毛主席開闢和指引的這條革命航道，帶領我國各族人民大力開展革命武裝鬥爭，走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的。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轉達並且認真宣傳和落實馬來亞共產黨的各項政策和號召，特別是反覆宣傳和貫徹“六·一”“六·卅”和“四·廿五”聲明這些綱領性的偉大革命文獻中所提出的各項方針政策和號召，使開展武裝鬥爭、建立人民政權的學說普

(轉入第三版)



# 工人斗争日益高涨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一月四日廣播〕最近兩個多月來，全國各地工人不斷掀起怠工、罷工鬥爭，反抗外國壟斷資本家和官僚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

在怡保，聯合石綿水泥有限公司的工友，從今年二月以來，曾經就增加工資的問題，同公司的老板舉行過八項談判。但是，由於老板態度頑固，談判沒有結果。工友們從實踐中認識到，只有開展鬥爭才能達到目的。在工友們壓力下，黃色工會的頭目，被迫同意工友的決定，從今年七月起拒絕替資本家做超時工作。

在八打靈再也，亞洲汽車裝配廠大約三百多名各民族工友，於七月卅一日全部停工，抗議資本家借口產品銷路不好而無理開除十四名工友。這十四名被開除的工友，都是在七月卅日下午才接到資本家的通知，資本家只發給他們五天的工資作為賠償費。工友們十分憤怒，一致認為必須堅決抗議，否則，資本家還會繼續開除工友。因此，儘管資本家以關閉工廠來威脅工友，工友們仍然表示，要把鬥爭堅持下

去。工友們的英勇行動，嚇壞了黃色工會的頭目。這些工賊協助資本家對工友施加壓力，使工友們更加看清了他們的走狗面目。

在森美蘭，芙蓉市區巴士公司的幾十名工友，於九月十四日一致罷工，抗議公司老板無理開除一名印度族工友，並且要求老板重新僱用在今年八月被借故開除的另一位工友。工人一罷工，偽政權馬上出動武裝警察前往鎮壓。與此同時，全國交通工友聯合會的工賊們也採取狡詐的手段，強迫工友停止罷工。工賊們的卑鄙行徑，遭到工友們的強烈譴責。

十一月一日，樹膠研究院的一千多名工人一致行動，拒絕做超時工作，抗議傀儡當局和大樹膠園主一直拖延解決工人六年前提出的加薪要求。工友們的行動打擊了大資本家的利益，迫使他們不得不答應考慮工友們的要求。

在八打靈再也，馬來西亞鋼管有限公司的工友，於十月九日，採取行動抗議資本家肆意開除二十名工友。民主行動黨的頭目，為了撈取政治資本，一面偽同情工友，一面乞求偽“勞工部”進行干涉。他們的無恥行爲，從反面教育了工農群眾。

在吉隆坡峇都知加工業區，禮里脚車廠的九十多名工友，於十月十四日停工抗議資本家以產品不銷為借口，蠻橫開除十二名工友。工友們為了解決問題，曾經同資本家進行過四次談判，但是，都因為資本家的態度狡詐而告破裂，工友們忍無可忍，十六日就停工抗議。反動資本家十分傲慢，故說工友停工是破壞合約，等於自動辭職，並向九十多位工友發出解僱的方式通知，要工友去領取最后一次工資。拉扎克集團充當資本家的后盾，一面派遣偽“勞工部”的官員要脅工友復工，一面出動武裝警察對工友進武力恫嚇。與此同時，民政黨和民

(轉入第十一版)

(接第二版)

遍深入人心。“革命之聲”電台的廣播，使得革命道路亮堂堂，所謂“一人一票”的議會鬥爭道路的大騙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最最徹底的破產。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自從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播出了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馬來亞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的聲明(即四·廿五聲明)和發表了《偉大的革命文獻》的重要社論之后，我國各民族人民對當前的社會性質、鬥爭對象和現階段的歷史任務有了明確的認識，對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動力以及鄉城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也有了深一層的了解。“四·廿五”聲明和“革命之聲”社論使政治路線更鮮明，鬥爭目標更明確，對統一我國各民族革命人民的思想、意志和行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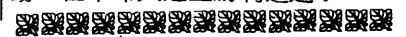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熱烈支持各國人民反帝反修反對殖民主義鬥爭取民族解放的正義鬥爭，堅決擁護和響應毛主席今年五月廿日發出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戰鬥號召；密切關注和衷心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以及北美、歐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鬥爭的發展；無情揭露帝、修

、反的一切反革命勾當，特別是美日反動派復活日本軍國主義，加緊侵略戰爭部署以及蘇修帝國主義出賣和破壞我國以及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陰謀。“革命之聲”電台經常報導英雄的印支三國人民、北加里曼丹人民以及巴勒斯坦等國人民的光輝戰績，從而大大促進了我國人民與各國革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精誠團結，達到互相鼓舞、互相激勵的作用，在反對共同敵人的鬥爭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最近一個時期來，傀儡政權內部狗咬狗的爭奪十分劇烈，拉赫曼走狗已經被擠下台，而升為頭號傀儡的拉扎克及其傀儡集團，與李光耀傀儡集團競相賣國，變本加厲地推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瘋狂實行法西斯血腥軍事統治，並且勾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對我國各民族人民大肆進行經濟掠奪和政治迫害，把我國各民族人民推向災難的深淵。以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為中心的人民的宣傳機器，一一揭露了傀儡政權的鬼域花招和惡毒陰謀，使得傀儡政權原形畢露、處境異常孤立，各族勞動人民採取了各種必要而有效的行動，抵制和反抗傀儡政權的反動法令、反動措施和罪惡計劃，並為捍衛自身權益，紛紛組織自衛力量開展鬥爭。階級敵人喪魂落魄，手足無措，揀起了早

已破產了的政治手段當護身符，搞所謂心理戰，妄想收買民心；干擾廣播，企圖掩耳盜鈴，煽動馬來沙文主義情緒，陰謀轉移人民鬥爭視線，策動新的民族屠殺陰謀等等，等等。但是，傀儡政權越是起勁策劃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陰謀，就越是不得人心，處境也就越加孤立。聽了一年的“革命之聲”電台的廣播，各族勞動人民從內心里深深擁護共產黨、熱愛解放軍。他們天天傾聽這發自人民陣地、傳達最高指示、發出人民心聲的“革命之聲”電台的廣播。階級敵人的一切企圖，將統統成為幻影。

今天，亞非拉革命烽火燎原，戰鼓喧天；在帝國主義心臟地區一口口火山爆發，一頂頂皇冠落地，帝修反即將埋身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戰爭中。在這個大好形勢下，我國各族人民必將在革命強音的指引下：沿着“四·廿五”聲明的光輝道路，精誠團結、加緊戰鬥，為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九大綱領，打倒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殖民主義，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而奮鬥！我們深信：“革命之聲”電台必將克服一切困難，讓紅色電波震破帝修反的迷夢。我們更期望，我國各族勞動人民將永遠遵循革命強音的指引，統一認識、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在革命大道上勝利邁進！





# 鄉村工農子弟普遍失學

〔馬來亞革命之聲綜合報導〕在鄉村地區文盲很多，各民族工農子弟普遍失學，馬來農民的兒女也是這樣。

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殘酷剝削，使廣大馬來農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農民還了地租苛稅和債務，就連吃飯都困難了，那里還有錢送孩子上學呢？在農忙季節，農民的子女既使年紀不大，也得曠課到田里幫助父母親種地收割。年齡較大一些的就不得不停學增加勞動，維持家庭生活。這就是馬來農民的子女普遍失學或不能升學的原因。

距離丁加奴首府幾英里的甘榜不勞的一個農民說：“我知道，教育對我的兒女是多麼重要，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沒有能力供給讀書費用，家里的日常費用已經弄得我焦頭爛額了。讓兩三個小孩上學，我們就沒有吃的了。因為我的收入只勉強可以餬口而已。情況的確是這樣的。但是，傀儡政權的頭目們，却閉着眼睛說瞎話，惡毒地咒罵農民貧窮和愚蠢，污蔑農民重視金錢不顧兒女的前途，攻擊農民殘酷無情地榨取自己兒女的勞動力等等。

吉蘭丹偽教育局長別有用心地說：“假如貧窮是停學的原因，這就意味著農民的子孫後代將世世是貧窮的”。他還企圖把傀儡政權肆意製造鄉村文盲的罪責，轉嫁在農民身上。他說：“假如父母不讓兒女上學，政府在各地建立堂皇的學校和供給許多設備是沒有用的”。前任偽教育部長鴨都拉曼·耶谷爲了轉移馬來農民對偽政權的不滿，竟然大肆造謠，散播民族仇恨，胡說什麼“政府提供的教育機會給非馬來人充分利用了”。

拉扎克集團在每年的財政預算中都編造一項教育經費和教育發展費用的開支。據拉扎克集團吹噓，今年這一項開支預算，是有五億四千多萬元，等于全部預算的二十四巴仙以上。但是，這筆錢究竟怎麼用，廣大人民是無權過問的。不過人們都知道，其中絕大部份不是進了傀儡頭目的私人腰包，就是用來設立和維持馬大、偽人民信託局師訓學院，民族大學等所謂高等教育機構，培養替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馬來官僚資產階級鎮壓人民、榨取利潤的奴才和工具；真正用在鄉村地區教育事業的，實在少之又少。據反動報紙報導，很多鄉村學校的校舍應拆除重建，資金缺乏、設備極差。柔佛有一間學校校舍建於大約一百年前，早已破爛不堪，下雨刮風的時候是有倒塌的危險，老師爲了學生的安全，不得不把學生帶到課室外去，學習不受影響。農民要求偽政權修理，但毫無結果。在

吉打，離華玲不遠的瓜拉古邦有一間小學的校舍，今年年初被一顆倒下的膠樹壓壞了，農民太窮沒有能力的修理，傀儡政權也不聞不問。幾個月來，一百多名學生被迫擠在隨時有倒塌可能的校舍上課，衣服被雨淋濕了也只好縮成一團，家長對此很不滿，對自己孩子的安全，很放不下心。

因爲貧窮常吃飽，鄉村學生的健康都非常惡劣，大大影響同學們的學業。在烏魯吉蘭丹甘榜丁加的所謂國民學校，全校學生四分之三是空着肚子來上學的，上課時都無精打彩，甚至打瞌睡。全校學生有八十巴仙患瘧疾。

靠近瓜拉古邦的甘榜話拉邦又是一個例子，這裡有三個偽“聯邦土地發展局”的農場，居民約三千人，傀儡政權的謊言在這裡暴露無遺。這些農場的農人都非常貧苦，當地國民學校校長說：“有九十五巴仙的學生患瘧疾，每天上課的學生很少超過八成。學生缺課，不是因爲病倒，便是跟父母到田里勞動去了”。學校校長曾經寫信向偽教育局和衛生局討些藥品，給學生治療，但是官老爺們連信都不回。學生生病，傀儡當局不僅不管，而且一貫責備農民，不願把生病的孩子送到城里醫治，真是令人憤慨。甘榜丁奴的一個老人說得好：“在這些偽土地發展局農場受苦的農民，每月收入還不到十五元，孩子們要買書，買校服都不容易，那里有錢把小孩送到幾十哩外的醫院治病呢？”農民的兒女因爲餓着肚子上學、營養差、健康差，學習環境惡劣，學習成績自然很差，這決不是因爲農民子女天資愚蠢，而完全是這個殖民地、半封建的罪惡社會造成的。很多學生白天要參加勞動，很少有時間溫習功課。晚上也沒有機會溫習，因爲他們的父母窮得連一星期買一角錢火水點燈都辦不到。

偽法官阿立夫主持的教育調查委員會，最近發表報告說：“全國馬來語國民學校七年級學生，在考試中有五十巴仙到七十巴仙不及格。有兩個州的學校在馬來語（即所謂國語）的考試中，有四十巴仙學生不及格，這樣的咄咄怪事生動地說明了傀儡政權所推行的馬來語爲“國語”的政策，根本不是爲了提高馬來族廣大群眾的文化，而是爲了散播馬來沙文主義。

前偽教育部長佐哈里聽說鄉村學生空着肚子上學，假裝很傷心地

說：“這不是小問題，而是對我們小孩的教育有很大的影響”。但是，爲什麼會這樣呢？這是誰的罪過呢？這明明是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造成的，而佐哈里却含血噴人，說：“這並不是因爲這些家庭沒有能力讓小孩吃飽，而是他們的母親早上懶得起來爲他們準備早餐，使他們挨餓”。他還說，“這就是鄉村兒童學習落後的一個因素，這個因素甚至使他們討厭上學或索性逃學，結果很多兒童的學業就半途而廢”等等……等等。真是胡說八道。佐哈里企圖洗脫拉扎克集團的罪責，這是徒勞的。農民心里很清楚，迫使他們的兒女遭受飢餓、失學痛苦的，不是別人，正是這個傀儡集團所代表的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

毛主席在揭露舊中國的資產階級頑固派對勞動人民的壓迫時指出：“他們不願工農在政治上抬頭，也不願工農在文化上抬頭”。拉扎克集團和蔣介石集團一樣，在政治上壓迫工農群眾，在經濟上剝削工農群眾，在文化上對工農實行官僚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鄉村地區工農群眾文化落後的根源就在這里。

## 反動法令行不通 《偽憲法》沒銷路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月卅一日廣播〕拉扎克集團歧視和迫害華、印族人民的反動政策和措施，正在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強烈抵抗。

去年“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之后，拉扎克集團實行“工作准証”，剝奪幾萬華、印族工人的謀生權力，接着拉扎克集團又取消了二、三十萬華、印族人民的公民權，並且頒令宣布所謂“公民權法令”第卅條款獲得公民權的二、三十萬華、印族同胞，把公民証送交偽政權“核査”。

各民族人民，特別是身受無理迫害的華、印族同胞，對拉扎克集團的這些野蠻暴行非常不滿，他們採取各種形式抵制和反抗拉扎克集團的迫害，使拉扎克集團的陰謀受到沉重的打擊。據反動報紙報道：由於各民族人民的抵制和反抗，到目前爲止遭受拉扎克集團迫害的二十七萬七千多華、印族公民當中，只有二萬五千人被迫把公民証交還給偽國民登記局“核査”。這就是說，交回公民証的人只有0.9%或者說十個人當中還不到一個人理會拉扎克集團的命令。拉扎克集團（轉入第五版）



# 我們不要 這樣的教師 這樣的學校

◇◇◇ 一群學生 ◇◇◇

最近，××中學演了一齣鬧劇，該校上午班所謂“訓育主任”，竟然為了登在“文藝××”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嚇得要命，怕得發抖。

在該文中所述，不只××中學校如此，其他的政府中學，也是如此，一點也沒有歪曲事實。現在的學校已不是為教育人民子弟而設，而是利用“教育”這高尚的名詞來剝削同學們以及浪費同學們的時間。

就如××中學，為了要擴建禮堂，校方強迫同學們捐款，還舉行什麼“義賣會”，強行各班同學負責一個攤位，並且，還設立歌台，大唱流行歌曲。舉辦者就是這些平時大吠什麼“消滅喜皮土作風”“消滅靡靡之音”的所謂“人類靈魂工程師”者。

最近，某中學又搞了一個什麼“義映”，除了強迫同學們買票之外，最可惡的是，校方竟然放映那些無聊，脫離現實，腐蝕年青人思想的影片，這不就很好的証明了這些滿口仁義道德，道貌岸然的教育工作者的居心，是多麼的惡毒嗎？

同學們用父母的血汗錢來到學校，為的是求知識，然而學校却利用同學們去和別校爭名奪利，非但不能負起教育的工作，甚至還播毒毒素，高談要同學們為學校的名、利而犧牲學習時間、金錢，才算是愛校的謬論，又搞“學長團”等的花樣，妄圖分化同學們之間的團結，這又是多惡毒的居心啊！

在偽政權所統治下的學校中，同學們所學的又是什麼呢？他們所採用的課本，又是怎樣的呢？它根本沒有教導同學們將來怎樣為人民群眾服務，而是教同學們為自己將來的“錢”途打算，為將來怎樣為反動政權效勞賣命，討碗飯吃；而會考制度只不過是偽政府利用來選擇一些能為他們服務，效忠的奴才“人才”罷了，所以，這是個不合理的，反動的制度。

這位頗有尊嚴的“教育工作者”，竟然為了一篇略為暴露了他們的老鴉嘴臉而暴跳如雷，頓時鼻孔出烟，殺氣騰騰，浪費了同學們的整整一節課內時間，咒罵該文的作

者，大發牢騷，把最粗的字眼都罵出來了。使在場同學們聽了，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上面講話的，竟是他們所謂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訓育主任”。

在李光耀走狗血腥統治下，目前的所謂“學校”，已失去了學校的真正意義，它利用學生去替他們爭名、奪利，乞求博得部長們、官老爺們的歡心，以達到他們往上爬的目的。

同學們難道甘心如此地被愚弄嗎？絕不，因此，我們要搞好思想工作，把我們的生活嚴肅起來，團結較落后的同學，堅決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誓把傀儡政權徹底埋葬，為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而鬥爭到底！

歷史，四年多以來，我們堅持自力更生的原則；團結戰鬥，不畏強暴和困難，粉碎資本家的一連串陰謀和破壞，甚至是暴力鎮壓，取得節節勝利。面對目前情況，我們的態度和立場是：反對當前不合理的迫遷措施，維護我們的基本居住權益，直至獲得公平合理的解決為止。我們的鬥爭是正義的，只要我們堅持正確的立場，堅決依靠廣大村民，我們必然會粉碎罪惡的迫遷陰謀。

我們謹此通過新聞界呼籲社會各階層人士，站在正義的呼聲上，積極關注事態的發展，並給予輿論上或行動上的支持，使我們的反迫遷鬥爭取得勝利。

一九七〇年十月四日

## 雪州甲洞埠木屋居民

### 反迫遷行動委員會聯合聲明

今年9月，甲洞D區連續有整百戶村民收到吉隆坡“土地局”的拆屋“通知”，要他們於10月5日前往該局“會談”，這使本埠近二萬的木屋居民震驚萬分！因為自1966年起“萬利公司”與“建築業公司”便分別在B、C兩區大舉迫遷。如今全體木屋居民均成為開刀的對象了。根據群眾的反映，此次迫遷是“美敦花園”與“中南公司”通過“土地局”進行的。

而在半個月前，“森林局”旁曾經有21家村民同樣受到該“土地局”的通知。據說在陳志動的“斡旋”下，結果一星期內他們在增江南區附近的泥沼地里分派到一間“屋地”，除此得不到分文的賠償。可惜“村委會”事後才得到消息，以致無法援助。這項措施不僅使貧苦的菜農蒙受經濟重大損失，田園的喪失，致使他們生活陷於絕境。如今還有村民無法重建家園而在朋友或親戚家借宿，甚至有一家還露宿於竹叢下。這種殘酷的事實使我們瞭解到：唯有依靠村民本身的集體力量——反迫遷村民組織，才能期望有合理的解決，才能捍衛居住的基本權益。

今天，甲洞埠已經成立了五個反迫遷村民組織：B區、C區、D

區（八條石）三區反迫遷村委會以及D區（學校路——高烏山）和A區反迫遷籌委會。其中B、C兩區村委會已經有四年的歷史。鑑於迫遷威脅日益嚴重鬥爭也日益劇烈，這五區村民組織已經全面聯合組成“雪州甲洞埠木屋居民反迫遷行動委員會”。團結二萬村民展開鬥爭，以保護這1000家面臨迫遷的村民。而上述受影響的村民，經過拜訪以及大會上議決，一致同意交由“反迫遷村委會”全權處理，故將不個別到有關“土地局”赴約。並強烈抗議有關當局的這種處理方式。

在此必須指出：本埠木屋居民多數是貧苦工農之家，入息低微，有些依靠耕種及飼養家畜為生，生活困苦。半世紀前，他們已經到來開荒闢野，流盡血汗才築起田園廬舍。今天在所謂“大吉隆坡計劃”之下，加上在此興建洋樓有厚利可圖，上述幾個建築集團便紛紛進行迫遷，有些以“官商合辦”為招牌，有些通過上述“土地局”之類的機構來實現其拆人家園以發財致富的目的。他們實際上侵犯了我們的基本居住權利，完全不顧村民生活上、經濟上所遭受的痛苦，這是我

們要堅決反對的。

甲洞木屋居民有着光榮的戰鬥

（接第四版）  
的頭目搖頭歎息表示遺憾為“全國親善理事會”發言人十月十二日在記者招待會上還企圖為拉扎克集團無理剝奪這二、三十萬人的公民權的暴行辯解，說什麼“這三十萬公民之中，大多數是沒有根據公民條例獲得公民証書的。”他同時一再撒謊說：“收回這些公民証，不是要剝奪人民的公民權。”但是，廣大人民都看得出這是一種欺騙手段，因為這些公民証都是按照偽政權的法律手續辦理的。“五·一三”大屠殺以後，偽政權自己不認帳了。既然不是剝奪人民的公民權，為什麼要他們重新辦理和申請呢？

另據報導，拉扎克集團為了散播馬來沙文主義，兜售偽憲法，特地用馬來文和英文出版了兩萬五千本袖珍本的《偽憲法》，每本售價二元。幾個月來，儘盡偽政權大登廣告，派人到處推銷，但是，廣大群眾都不感興趣。據傀儡頭目供認，到九月份為止，一萬本馬來文版的《偽憲法》只賣了三千零八十八本，還不到三分之一。英文版一萬五千本只賣了四十四本。兩種總共才賣出大約八分之一。

拉扎克集團的民族壓迫政策遭到各民族人民越來越強烈的抵抗了。



毛主席著作選讀

# 新民主主義論



(一九四〇年一月)



石河東

(接上期)

但是無論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義是不會被一切有良心的人們放棄的。放棄它的只是那些汪精衛、李精衛之流。汪精衛、李精衛們盡管起勁地幹什麼反俄、反共、反農工的偽三民主義，自會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們繼續擁護孫中山的真三民主義。如果說，一九二七年反動之後，還有許多真三民主義者繼續為中國革命而奮鬥，那末，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今天，這種人無疑將是成千成萬的。我們共產黨人將始終和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實行長期合作，除了漢奸和那班至死不變的反共分子外，我們是決不拋棄任何友人的。

## ——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上面，我們說明了中國政治在新時期中的歷史特點，說明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問題。下面，我們就可以進到文化問題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於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

至于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

如我們在第三節中已經提過的話，中國自從發生了資本主義經濟以來，中國社會就逐漸改變了性質，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了，變成了半封建社會，雖然封建經濟還是佔優勢。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對於封建經濟說來，它是新經濟。同這

種資本主義新經濟同時發生和發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而在觀念形態上作為這種新的經濟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並為它們服務的東西，就是新文化。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沒有這些階級的政治力量，所謂新的觀念形態，所謂新文化，是無從發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國的革命力量，它們是反對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的。這些舊東西是由兩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國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而以後者為盟主。所有這些，都是壞東西，都是應該徹底破壞的。中國社會的新舊鬥爭，就是人民大眾（各革命階級）的新勢力和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的舊勢力之間的鬥爭。這種新舊鬥爭，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這種鬥爭的時間，從鴉片戰爭算起，已經整整一百年了；從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說，革命亦有新舊之分，在某一歷史時期是新的東西，在另一歷史時期就變為舊的了。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為前八十年和後二十年兩個大段落。這兩大段落中，各有一個基本的帶歷史性質的特點，即在前八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屬於舊範疇的；而在後二十年，由於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便屬於新範疇了。舊民主主義——前八十年的特點。新民主主義——後二十年的特點。這種區別，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現這種區別呢？這就是我們要在下面說明的問題。

## 一二 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

在中國文化戰綫或思想戰綫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後，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綫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在“五四”以前，學校與科舉之爭<sup>(17)</sup>，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都帶着這種性質。那時的所謂學校、新學、西學，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代表們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和資

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說基本上，是說那中間還夾雜了許多中國的封建餘毒在內）。在當時，這種所謂新學的思想，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鬥爭的革命作用，是替舊時期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可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

“五四”以後則不然。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五四運動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勞動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即在民族問題和殖民地革命運動在世界上改變了過去面貌之時，在這里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聯系，是非常之顯然的。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着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

(待續)

## 注釋

(17) “學校”指當時效法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制度。“科舉”指中國原有的封建考試制度。十九世紀末葉，中國革新派的知識分子主張廢除科舉，興辦學校。



(45)  
1970

# 一篇腐朽的文章

## 評《激風》心防的“腐朽”一文

嚴防

《激風》創刊號出版了，在這東風浩蕩的時代，從這所貴族大學里能掀起這麼一股激風，宣布自己為這一黑暗社會的叛逆者，準備“向形形色色的鬼魁提出挑戰”（該刊創刊詞），終是可喜的。

然而，當我們看完了這本刊物后，却發現裡頭的一些文章有着許多嚴重的思想問題，有的甚至還有餘毒，例如亮駿君的“喂，應該是睡醒的時候！”它是寫在睡覺時因背部奇癢難當，最后把背靠着牆壁磨擦而流血的事，於是聯想到：“客觀事實並不因為你不想它存在就不存在”的道理，然而，在這聯想的過程中出現得太簡單，似乎是“心血來潮”，筆調也顯得有點輕浮；萌青君的“讀書、登龍？”它主要是在揭露一個大學生的腐化和奴化思想，可是由於作者以輕鬆、漫不經心的筆調來寫，在對待許多嚴重的思想問題，採取一種迴避和不加以批判的態度，對於讀者是會起壞作用的。這里，我們想比較詳細談的是心防的“腐朽”一文。

首先，作者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在大學的資產階級頹廢墮落的生活加以否定，是想揭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軟弱性，但是作品根本沒有做到這點。它却是津津有味地描寫一個大學生的失戀和失業經過底內心感受，這也是由於作者沒有站在人民的立場，沒有把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資產階級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過程與群眾的生活和鬥爭相結合，而是一種脫離現實、莫名其妙的使一個深受資產階級腐敗思想的大學生，忽然“從惡夢里清醒過來”。例如，當我（作品里的大學生）失戀后，文中這樣寫道：

“……地，我腦海中浮現出紅紅大大的刺眼的燈光：

“高壓，危險！高壓，危險！”

這像什麼話呢？沒有人看得懂，這和現代派的墮落思想有什麼差別呢？作者為什麼這麼草率對待這一問題呢？

作者在尾聲中於是寫道：“我欣然，我終於解放了自己！”整篇文章里是“才子佳人”的故事，再加上才子沒落的情感，根本沒有寫到一點點改造的事件和改造思想的過程，就突然的領悟了：“生得偉大，死得光榮！”完全不確實，實際上是：終於還未解放自己。作者在文中也自我招供出來：“我珍愛我的方帽子，我憎惡這方帽子的圈套。”

這不是說明對舊社會的“文物制度”還珍愛嗎？還是放不下自己的“架子”。什麼時候才能解放自己？我們認為：唯有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解放馬來亞，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除此，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夢囈吧了。

其次，作者在另外一段文字里，發表他對於“死”的看法：“我不反對那些為生活所迫、因貧、因病、因情的人去尋死，如果他們不能面對並克服往後重重的生活困境，社會的歧視與壓迫的話。我敢說：如果不是那些自殺者向社會提出絕望的控訴，喚起廣大民衆的醒覺的話，剝削者也許會更瘋狂放肆的為所欲為，妄加迫害。我贊歎於他們的勇猛。”看吧，這不是在鼓勵人們去自殺嗎？這種理論實在可笑和可歎的，人們當然不會同意這種錯誤觀點。

魯迅教導我們：“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為的是改革。責別人的自殺者，一面責人，一面也應該向驅人於自殺之途的環境挑戰，進攻。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一旦向弱者旁刃不已，則縱使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死。”（“花邊文學”：“論秦理齋夫人事”。）

魯迅說得好啊！我們應該是向驅人於自殺之途的環境挑戰，進攻，而不是向它妥協，逃避，以自殺來作消極的反抗。剝削者從來就是殘酷無情，就是靠吮吸廣大勞苦大眾的血汗過活的，它的本性是不會改的，也絕不會因為人們的自殺而善良慈悲起來。自殺是弱者的行為，消極的反抗，群眾的覺醒不靠它來影響，而是靠革命者的鼓勵、宣傳、鬥爭和起義而促成的。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作者的另一荒謬思想是他以為“死”，要死得適時，為名，為利去死；沒有勇氣反抗這個黑暗的社會，跑去自殺也還是勇猛的。”我們認為，像這類思想錯誤非常嚴重的文章，《激風》是不應該再刊登的，對於讀者的毒害是很大的。

最后，我們希望《激風》在這偉大的七十年代，認真地進行工作，“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我們更希望《激風》能把立足點移過來，去鼓勵星大同學們起來鬥爭，拋棄腐敗透頂的資產階級底學校生活，造反動教育制度的反，走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為馬來亞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獻出自己的力量！

# 紅旗讚

轉載北加《新聞簡報》

\*\*\*\*\*

山村的夜，分外靜寂，在那小茅屋里傳出陣陣低語。原來在那膠燈長長的火焰映照下，有幾個農家婦女，手中捧着幾塊大紅布，一針針，一綫綫，邊縫邊議論，她們的臉孔更加激動，手中的針綫也有些顫抖，她們是那樣親敬而細緻地往那面紅布上綉呀綉。綉出了鐵錐和鐮刀，綉出顆顆金星。（鐵錐鐮刀是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的標誌，也是世界無產階級的戰鬥標誌。三顆金星是連結在黃環上，預示着三邦人民大團結，用槍桿子去砸碎舊世界——那是英勇的北加人民游擊隊的軍旗。）紅旗呀紅旗，我們多少年

月盼着您，盼望您帶領我們創造一個新天地。多少年的希望，多少年的理想，多少激動的心情變成無數的話語，化成一絲一綫，綴在紅布上，紅旗呀紅旗，有了您，北加革命必勝利。

革命人們綉出鮮艷紅旗，紅旗召喚着人們前進！

看呀！那朝陽昇起來了，朝陽輝耀着藍天的彩霞，彩霞顯得更加絢爛。但彩霞怎能比得上咱紅旗的鮮紅壯麗呢？看那一面面紅旗在高高地迎風招展，同朝霞共舞，與白雲齊飛。那一面面紅旗象徵着一百六十萬人民的剛強鬥志。不屈於鮮血淋淋的屠刀，不屈於飛蝗般穿透身軀的子彈。在紅旗下，人們在歡唱鬥志更軒昂，那團結的隊伍更加雄壯，祖國的山河更壯麗！





# 軍民本是一家親

林峯

轉載北加〈新聞簡報〉

有位老媽媽，  
年過五十八，  
這次咱突圍，  
路過她的家。  
已經是夜半三更，  
嚮導員叩她的門，  
“叩、叩、叩！叩、叩！”  
“是誰呀！”  
夜半更深搞啥呀！  
——我看准是小花花”。  
“哎！是我啦，老媽媽，  
有隊戰士打這過  
想進家里歇一下！”  
“快進來！”  
老媽媽慌忙開了門。  
嘩哈！黑壓壓一大隊，  
有高有矮，有瘦有肥  
有小有大還有姑娘家，  
游擊隊員真威武，

長槍短槍身上掛，  
她心里可樂開了花。  
“盼了五六年，今天我可見到啦！”  
“來來來讓我瞧！”  
老媽媽，  
雙手端過大馬槍，  
左摸摸  
右端詳，  
上看下看不捨得放。  
老眼流出幸福的淚花，  
“孩兒呀！孩兒，  
你們可要認真聽黨的話，  
遵照毛主席：‘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的教導，握緊這傢伙，  
早日把反動派來打垮！”  
老媽媽，  
叮囑咱隊長，為人民，為國家  
帶好大隊打天下。  
一杯杯熱水，

碗碗的茶，端到戰士的面前，  
軍民本是一家親，  
人情好，飲水甜，  
喝在肚里暖在心間。  
老媽媽  
愛戰士  
戰士不忘老媽媽。  
上路了，  
“再見！老媽媽！”  
“再見，孩子們！”  
一路順順呵！”  
一雙雙熱情的手  
一張張可愛的臉，  
伸向老媽媽的眼前，  
“呵！呵！再見！”  
“再見！老媽媽，  
等我們打倒英馬反動派  
再來拜會您老人家”。

\*\*\*\*\*

面還沒有正式完結這件事。后一個事例，是引起筆者執筆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即是史狐君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廿二日南洋商報《青年文藝》版發表的一篇短文，談到批評與吹毛求疵在英文字典竟是同一個字“CRITICIZE”的感想。我個人以為我們大可不必因為批評與吹毛求疵在英文是同一個字，就來引証吹毛求疵的含意，結果是很容易混亂了讀者，同時並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誠然，工思同志的文章是存在一些缺點，比如有關其他報刊的投稿人，我們主要的是以作品的思想內容去進行評斷。有時我們要顧及客觀環境的因素，不能一概地否定。但那種在不同地方就有不同的格調，失去革命的原則立場的，是要加以批判。對問題帶着批判的、原則的態度，是革命文藝批評的特點，對具體的事物進行具體的分析，壞的要否定，好的就要表揚。採取關門主義的做法，是不能達到團結更大多數人的目的。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懇切地希望，一切革命的、進步的、正義的文藝工作者，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在進行文藝批評工作的時候，分清敵我，緊密團結，更高地舉起戰鬥的旗幟，勝利前進！

## 不是吹毛求疵的批評

◇敬 延◇

馬來亞文藝界在最近一段時候，又局部地蓬勃發展起來，這是可喜可賀的現象。一切革命的、進步的、正義的文藝工作者，更要堅持原則、加強團結，去佔領一切文藝陣地、徹底粉碎反動派的“文化圍剿”。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搞文藝批評工作，對反動的文藝作品、文藝思潮，一定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絕不能容許它們到處泛濫。如果用於糾正某些錯誤的文藝現象，意在進行團結的工作，則應該從“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願望出發，弄清事物的性質，予以正確的分析 and 評斷。

文藝批評當然着重在文藝創作問題的探討，但是，文藝批評對於作者和讀者來說，也是一項思想教育的工作。解決了文藝創作上的某些問題，同時也可以是解決作者的政治思想、立場態度問題。因此，基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為達到更緊密團結戰鬥的目的，批評者與被批評者之間，應該處於同等的地位，嚴肅看待問題，共同尋找出最后的、正確的結論。批評者批評別人的缺點，並不能保證自己的意見

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而被批評者也完全有權利指出批評者的錯誤，只要雙方面都肯虛心肯接受別人的意見，勇於改正自己的缺點，筆者相信，最后都有助於大家對問題的認識，從而有所提高，有所進步了。我們是主張“大家談”、“不主張“一人談”；主張事先進行調查研究的工作、不主張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主張就事論事，不主張人身攻擊，因為“謾罵決不是戰鬥”！

以為批評是吹毛求疵的說法，在最近有兩個事例，都說明了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文藝批評工作、對思想教育工作的意義認識不够，所以就對某些具體事件取得一致的看法，而且引起了混亂。前一個事例，是有關詩的技巧的論爭，批評者是比較廣泛的、一般性地提出問題，而被批評者却報以相當激烈的回答，但已不是就事論事了。這事情經過一段波折，到現在有一方





# 揭穿拉扎克集團的新花招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廿八日廣播〕拉扎克集團內外交困、走投無路，因此，在它的帝國主義主子的授意下，最近一個多月來，大耍政治花招，妄圖緩和傀儡統治的危機，轉移各民族群眾的鬥爭目標，以便他加緊推行“國家意識”實行民族壓制和法西斯軍事鎮壓。所謂“積極的對外政策”就是拉扎克集團在帝國主義指使下玩弄的政治花招之一。

拉扎克當上頭號傀儡之後，就裝模作樣地表示要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要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帝國主義馬上開動宣傳機器，替拉扎克喬裝打扮，吹捧拉扎克的所謂新的政策，把這個傀儡集團過去的所謂傳統的親西方政策，統統歸咎於已經被滾下台的拉赫曼。帝國主義豢養的另一批走狗民黨和民主行動黨的頭目也紛紛出來為拉扎克集團獻計獻策。

拉扎克集團的對外政策究竟新在什麼地方呢？還是讓拉扎克集團的第二號頭目依斯邁自己來回答吧！

依斯邁在今年十月十五日，在紐約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成立新憲法，並不意味着我們不繼續推行過去的政策。我們的對內對外政策基本上仍然相同，只是處理方法有些不一樣。”換句話說，傀儡集團的對內對外政策仍然和過去一樣，都是在倫敦和華盛頓決定的。主子對某個問題的處理方法和過去有些不同，奴才自然不敢不跟着有些不一樣了。“新”就新在這里，如此而已，別無其他。

事實正是這樣，讓我們拿拉扎克集團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作為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美帝國主義一直沒有放棄敵視中國人民的政策。它死抱住蔣介石這具政治爛尸不放，把被中國人民早已推翻的蔣匪集團非法塞進聯合國，極力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馬來亞的傀儡集團，一貫追隨美帝敵視中國人民的政策，千方百計為美帝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效勞。過去是這樣，現在仍然是這樣。它們污蔑從來沒有在別國領土上駐紮過軍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進行侵略擴張。拉扎克今年十月十日還胡說什麼“共產黨中國已經給本地區，特別是馬來亞和平的威脅。”它們瘋狂迫害中國銀行。它們同蔣介石匪幫緊密勾結，讓蔣匪幫在馬來亞設立領事館和商務辦事處，進行反對新中國的活動。今年十月十日，拉扎克集團的頭目 佐哈里等還參加了蔣匪幫駐吉隆坡領事慶祝蔣匪的所謂“國慶”的招待會，互相吹捧雙方的“友好合作”，這難道不是拉赫曼時期的傳統政策嗎？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国际威望越來越高，在国际事務中的影

響越來越大，美帝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越來越遭到世界輿論的譴責。在這種情況下，美帝被迫改頭換面，拋出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新花招，繼續與中國人民為敵。它妄圖通過這種手法，撕裂中國領土，以達到永遠霸佔中國領土台灣省的罪惡目的。拉扎克集團看到主子耍出了新花招，因此，不得不在處理方法上同過去稍有不同。但是，基本原則仍然是緊跟美帝、服務於美帝的“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新花招。

依斯邁今年十月十五日，在紐約記者招待會上叫嚷：“讓中華人

民共和國在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大會獲得合法地位是不能附有任何條件的。”他強調：“如果驅逐台灣，他就不幹。”他還說：“共產黨中國應該像台灣一樣，以獨立國的姿態，參加聯合國。假如國民黨中國改為台灣，再以獨立國姿態加入聯合國，那麼，這個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這不是為美帝的“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新花招效勞又是什麼？

拉扎克集團惡人先告狀，狂妄地叫罵：“中國必須改變它目前的敵視馬來西亞的政策，並向馬來西亞保證，它主張遵循和平共處和互不干涉的原則，否則，就不會同中國進行任何接觸。”我們要正告馬來亞的傀儡集團，馬來亞人民早已知道，你們和西貢的阮文紹、漢城的朴正熙、金邊的金諾、曼谷的他儂等是同一類貨色。你們沒有權力代表人民，你們大耍政治欺騙手段，企圖轉移人民的鬥爭目標，這個陰謀是註定要失敗的！

## 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裝 深受人民羣眾的支持和愛戴

〔中國新聞社北京卅日訊〕據北加里曼丹《新聞簡報》報道，戰鬥在沙勞越廣大地區的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裝力量，同北加里曼丹各族人民建立了血內的關係，得到廣大羣眾的熱情支持和愛戴，在戰鬥中日益發展壯大。

“馬來亞”傀儡集團對北加里曼丹這支越戰越強的子弟兵，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今年二月，“馬來亞”傀儡集團出動三千名反動軍警和特務，在沙勞越第一省海口區發動了大規模的反革命軍事“圍剿”，妄圖撲滅活躍在這個地區的一支人民武裝力量。但是，人民武裝力量在羣眾的支援和掩護下，勇敢機智地同敵人進行戰鬥，終於勝利突圍，使敵人的罪惡陰謀遭到徹底的破產。

在這支人民武裝力量的反“圍剿”戰鬥中，出現了许多人民羣眾愛護和支援部隊的動人事跡。許多革命羣眾冒着生命危險，日以繼夜地偵察敵情，為人民武裝送情報。在行軍過程中，羣眾為人民武裝當嚮導，翻過茂密的森林，跨着深陷及膝的泥沼，使人民武裝勝利地轉戰各地。在敵人嚴密的糧食管制情況下，許多羣眾仍然不畏強暴，不怕危險，為人民武裝送糧食、物品。不少革命羣眾還毅然拿起槍桿子，同戰士們並肩作戰。

三月中旬，人民武裝力量的一支小分隊由於長時間的轉戰糧食和藥物都發生了困難。這時候，他們便馬上得到了一個貧農家庭的全力支援。老貧農一家在反動派的殘酷統治和壓榨下，生活十分貧困，但為了支援自己的子弟兵，他們毫無保留地提供了糧食和用品，並且非

常關切戰士們的安全。後來，老貧農和他的大女兒不幸被敵人逮捕了。但他們不愧是革命的硬骨頭，任憑敵人怎樣野蠻地拷打和灌辣椒水，父女二人為了保護人民武裝部隊，寧死不屈，堅決拒絕向敵人講出人民武裝部隊的情況。老貧農的妻子在親人被捕之後，不怕反動軍警的恐嚇，勇敢地承担起丈夫和女兒的責任，繼續支援部隊，直至部隊勝利轉移。

一位年青的地下工作者不怕苦，不怕死，帶領幾個戰友負起了一支近百人的人民武裝力量的供應工作，日以繼夜地偵察敵情，為部隊的勝利突圍做了大量的工作。人民武裝力量所到之處，都受到羣眾無微不至的愛護和照顧。革命羣眾不僅把最好的食物讓給傷病員吃，而且還在政治上關心人民戰士，鼓舞人民戰士英勇殺敵。

人民武裝力量在鬥爭中，進一步同各地羣眾建立了軍民魚水情誼，開闢了新的武裝鬥爭地區。在人民羣眾的配合下，人民武裝力量幾個月來連續打了多次勝仗，打死打傷反動軍警數十名。武裝鬥爭的形勢越來越好。戰士們深有感觸地說：“無論在任何場合和任何條件下，只要做到軍愛民、民擁軍，就能像毛主席教導的那樣：‘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 越南南方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凱歌

## (訪越通訊)

〔中国新闻社北京29日讯〕《人民日报》二十八日刊登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越代表团写的通讯，题目是《越南南方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凯歌》，摘要如下：

### 人民摆下埋葬侵略者的火阵

我们会见的从南方来的抗美英雄人物几乎每人都有一本血泪帐，他们都有亲人被美国强盗及其走狗屠杀或迫害。越南南方人民怀着深仇大恨把越南南方变成了埋葬侵略者的火阵，使得号称最强大的美国侵略者象头野牛一样在里面东奔西突，到处挨烧，已经搞得焦头烂额。

在广南——岷港地区，从山区到平原，直到敌人盘踞的岷港、会安等城市，处处有人民武装在歼灭敌人男女老少中都涌现出一批歼灭美伪军的勇士。我们见到的一位老英雄海大爷，就是其中一个。海大爷六十大寿，鬚髮已经花白了。但是，当他让我们看身上被美伪集团迫害留下的伤痕，讲着祖国被美帝分割的仇恨时，那是满腔的愤怒，满身的力量！就是这个老人，勇敢战斗在抗美前列，他不但组织家乡人民打击敌人，还亲手用土办法在大竹筒里装上烈性炸药做成了踏雷，埋在敌人碉堡门口的路上。结果，这些踏雷把出发“扫荡”的敌人乘的装有弹药的四辆汽车全部炸毁，还炸死炸伤美伪军九十多人。又有一次，为了消灭一个罪大恶极的恶棍，他剪断了五道铁丝网单身溜进这个恶棍的住所。他用仇恨的子弹惩罚了这个人民的死敌。

有个叫阿孝的少年，才十三岁，可是他已经参加过许多次战斗，消灭了十四名敌人。这个勇敢、机智的少年对我们讲的故事，是从血海深仇开始的。他的父亲、母亲先后都被美伪军杀害，他怀着仇恨参加了直接杀敌的行列。有一次，在大路上，他和另一个小朋友用枪和棍棒除掉了一个残害人民的恶棍。又有一次，在自己村庄的一条通水井的路上，他埋下了地雷。等待敌人要來水井旁洗澡的时候，他藏在很远的地方，两手握着线咬着牙等着，三个敌人，不接电线，五个，也不接电线，直到敌人一伙都拥来了，数了数，有十一个，他接上电线，在大路上掀起了强烈的爆炸，这伙行凶作恶的“绥靖队”和一个“战略村”的头目被炸死炸伤躺在那里。

人民战斗的实践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不仅这个地区是这

样，从广治直到金瓯角、长山上下、涓公河两岸，到处是扑向侵略者的烈火，那里也没有美国侵略者平安的角落，这就是当前整个越南南方战场上—派壮丽的抗美救国人民战争的图景。

### 人民军队愈战愈强

越南南方人民非常热爱自己的解放军，我们听到过许多军民团结战斗的故事和群众踊跃送亲人参加解放军的事例。人民亲身体会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军队在反抗美帝侵略的战斗中靠着人民的拥护而迅速地发展壮大，愈战愈强，解放军英雄们各个都是戳穿美帝纸老虎的能手。

一位名叫专的解放军指导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段打美国兵的故事。今年四月的一天，他们接到命令去消灭一个高地上的一股美军装甲部队。在战斗动员中，战士们纷纷表决心，喊着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决生而决死”，“决心以最好成绩纪念胡主席的八十大诞辰”。在人民群众帮助下，他们摸清了敌情和地形。敌人曾用燃烧弹和炸弹把高地周围的房屋树木全都炸光烧光，还用推土机把小山包推平，然后藏在用层层铁丝网保护的工事里。敌人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解放军的惩罚了。但是，就在这天的夜晚，解放军兵分三路，机密、神速地杀向敌人驻地。深夜三时，当恩同志率领的第二路和专同志率领的第三路分别进到离敌人工事十五米远时，美军尚未发觉，帐棚里的美军正在呼呼大睡。三点十五分，随着一声震天的巨响，敌人的指挥所炸毁了。从这个总攻的信号开始，解放军三路战士们一起向敌人发动了猛打猛冲，用火箭弹、冲锋枪、手雷猛打敌人。经过短短二十分钟的速决战，解放军战士们歼灭了八十名美军，摧毁了敌人十五辆坦克。过了不久，他们发扬连续进攻的精神，于五月的一天，又在另一个高地上歼灭了美国机械化步兵旅的六十名美军，摧毁了敌人的八辆坦克。

### 不灭美帝誓不休

在越南南方同志告诉我们许许多多事情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越南人民彻底打败美帝的坚强

决心。

在南方隆安省有个乡，因为一个老人讲了怀念胡主席的话被敌人抓去杀害了，人民就奋起斗争，干脆把村庄叫做“胡乡”。乡武装人员四沈大伯原来是胡主席家乡义安省演州人。抗法时候，他随部队南下，负了重伤后就复员到这个乡落户。他常常用胡主席的革命故事来鼓舞大家，并且建议这个乡的民兵分队用胡主席故乡的村名来命名，叫做“莲村游击队”。正在人民要找敌人打的时候，美伪军扫荡队送上门来了。于是，在村内村外，椰林田间展开了英勇的歼敌激战。乡亲们的锣鼓声、枪声、地雷声响成一片，敌人在慌乱中乱跑，许多接着掉进了陷阱。这一天，“胡乡”的人民共消灭了一百三十名美伪军。战斗结束时，四沈大伯领着大家站在胡主席象前汇报战功然后他们喊出了心里的誓言：“团结一致，消灭更多敌人，使南方早日解放，国家早日统一，使胡伯伯的愿望早日实现。”

这不仅是“胡乡”人民的声音，它代表的是越南南方人民、全体越南人民那种不屈不挠的抗美到底的决心。

### 并肩战斗在反美战线上

在访问中，每当越南同志提到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新形势，他们总是高兴地讲，美帝猖狂地侵略印度支那三个国家，反而使三国人民更进一步地加强团结，美帝一定完全失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五月二十日发出的庄严声明中再次重申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在越南人民中，受到热情的欢呼。他们在许多时候一再表达的对于中国人民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使我们深刻地感到这种“同志如兄弟”的友谊是极为牢固的。有一位南方解放军指挥员对我们说：“当我们在南方打美、伪军的时候，我们时刻想到并肩战斗的有兄弟的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而我们身后有亲爱的北方人民，有中国人民，有毛主席，我们打敌人的劲头就更大了。”

战斗在反美前线的越南南方人民已经为打败美帝及其一切走狗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胜利的新行程中，越南南方人民必定能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 日本軍國主義擴軍備戰氣焰囂張

## 佐藤公然在東京等地舉行“自衛隊”“閱兵式”和軍事演習

〔中国新闻社北京3日讯〕东京消息：日本佐藤反动政府以“纪念自卫队建立二十周年”的名义于十一月一日和十月二十五日分别在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和广岛等地，举行大规模的所谓“阅兵式”、游行和陆海空三军军事演习。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猖狂扩军备战，借机炫耀武力，向日本人民大肆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又一罪恶行径。

一日在东京举行的“阅兵式”中，佐藤反动政府出动了四千八百名陆海空“自卫队”，包括身穿掩蔽服装、头戴钢盔、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野战部队，三百五十辆军车，其中有新式重型坦克和“奈克式”及“集式”导弹，以及包括F104喷气战斗机在内的一百架军用飞机。在“阅兵式”结束后，佐藤反动政府还出动大批军车和军队，前往新宿和银座等商业中心地区，举行“游行”。这样大规模的“阅兵式”，是日本帝国主义战败二十五年来从未有过的。

日本反动政府头子佐藤荣作，在“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等军政头目的“陪同”下，“检阅”了在东京举行的“阅兵式”，并对参加“检阅”的日本陆、海、空三军“自卫队”作了“训示”。佐藤荣作大肆叫嚷要建立“与国力相适应的军事力量”，要加强所谓“自主防卫”，要“加强”日美“安全体制”。佐藤还叫嚷，二十年來，日本军事力量的“骨架”已经基本建成，现在进入了进一步“充实内容”的阶段，从而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反动派要更大规模地扩军备战。

这一系列的“阅兵”和游行，是在佐藤同尼克松刚刚会谈之后进一步加紧日美军事勾结的情况下举

行的；是“防卫白皮书”和第四个扩军计划草案大纲刚刚出笼的情况下举办的，这就不难看出，这一系列的所谓“阅兵式”和游行，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正在为加紧侵略扩张而进行的思想动员。在“阅兵式”上，日本反动派拉出了几个导弹接受“检阅”，这进一步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迫不及待地加速核武装的险恶用心。

与此同时，日本反动当局还在许多地方设立了“自卫队”的招兵站，拉拢和诱骗失业青年参加“自卫队”。

佐藤反动政府的这些罪恶行径，激起了广大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东京、大阪等地人民群众不顾警察的镇压，愤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严厉谴责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們最近占领了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来进行特务活动的玻利维亚社会行动研究所，并且冲入拉巴斯刑事调查局，焚毁了那个反动镇压机构用来迫害进步人士的大量材料。十五日，奥鲁罗的锡矿工人占领矿区，要求全面改革矿区的经营管理。

(接第三版)

主行動黨的反動政客也跳了出來，替資本家和傀儡政權出謀劃策。儘管這樣，全體工友仍然拒絕領取工資，也不去工廠重新登記，決心把鬥爭進行到底。目前，偽政權和資本家互相勾結、軟硬兼施，正在對工友們進行欺騙和訛詐，企圖破壞工友們的鬥爭。

吉隆坡銀頂公司的四十多名德士司機，於十月十七日罷工抗議資本家的無理剝削。

此外，在新加坡特明克羅斯友乃德造船廠、馬來西亞大酒店永備電池廠等英國壟斷資本家和本地官僚資本的工廠和企業的工友也採取各種行動，抗議老板無理開除工友，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有一家專門承包李光耀集團的填土工程的承包公司的一百多名羅厘車司機，因為資方拒絕他們增加工資的要求而實行罷工，使李光耀集團的幾項工程大受影響。

各地工友的鬥爭，都遭到黃色工會工賊們的阻撓和破壞，這一些工賊，都是用傀儡政權的法西斯法令來威脅工友，甚至強迫工人接受偽“工業仲裁庭”的所謂“決定”。他們的罪惡行徑激起工友們的憤怒。工友們更加深刻的認識到必須抵制黃色工會的頭目，冲破傀儡政權的法律的束縛，成立地下工會，展開堅決的鬥爭，才能保衛工人的利益。

# 反對美帝控制、掠奪和干涉 玻利維亞人民繼續進行鬥爭

〔中国新闻社北京21日讯〕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人民在粉碎了最近由亲美反动势力发动的军事政变之后，正在继续进行斗争，反对美帝的控制、掠夺和干涉。

据报道，十月初以米兰达为首的亲美反动势力在玻利维亚发动政变遭到失败以后，美帝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不断进行反扑。十月八日，即在玻利维亚托雷斯新政府成立的第二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又煽动以米格尔·阿罗罗为首的一小撮亲美反动军人发动反对新政府的叛乱。在此期间，在奥鲁罗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曾发生军队中的反动分子枪杀工人、农民、学生的案件。

玻利维亚人民对于美帝新的干

涉活动表示非常愤慨。在米格尔·阿罗罗等一小撮反动军人发动叛乱后，拥有四十万会员的玻利维亚总工会立即号召全体工人进入紧急戒备状态，保卫工厂矿山，并且随时准备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以便给美帝及其走狗以迎头痛击。各学生组织也纷纷动员起来，并且要求当局发给他们武器反抗美帝的干涉。玻利维亚大学生联合会在最近发表的几次声明中，坚决要求托雷斯政府把亲美反动分子从政府机构和军队中清除出去。拉巴斯的大学生

# 澳共(馬列)〈先鋒報〉號召澳大利亞共產黨人 更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中国新闻社北京17日讯〕墨尔本消息：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报《先锋报》十五日发表文章，号召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更好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文章说，澳大利亚的社会状况需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澳大利亚劳动人民日益觉醒，他们的政治觉悟在迅速提高。“这就要求共产党人比过去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比过去更加努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文章指出，具体问题需要具体研究。带着问题学非常重要。文章还指出，青年斗争的发展，提出了学习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的必要性。文章说，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 樟宜尾的小販受迫害

美英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李光耀傀儡集團，爲了討好其主子的歡心與贊賞，粉飾偽“新加坡共和國”的“美麗”與“繁榮”，不斷要出各種花招，如到處搭建“遮羞板”，舉行“反汚化運動”、“綠化運動”等等，反動派的陰險目的，使到本來已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勞苦群眾更是苦不堪言。

就以樟宜尾來說，由于大片土地被英帝霸佔，建立空軍基地，英帝丘八住的是舒適的洋房，出門則有汽車代步，又有傭人服侍；相反的，廣大的各民族同胞只能聚居在貧民窟里，住的是矮小的木屋子，終日胼手胝足才能找到一碗飯吃。這血淋淋的事實，李光耀走狗非但視若無睹，而且還經常宣揚英帝帶來“繁榮”啦、“安定”啦，這已很好的証明了它媚外求榮的奴才相。

目前，李光耀集團正在瘋狂迫害樟宜尾路旁一帶的小販，它把各族小販們謀生地點的大片洋灰地面完全毀壞，準備進行種植花木，且在路旁築起半尺高的路堤，一切車輛都不准停泊，平時以擺攤或以三輪車謀生的小販，都被迫得走投無路，苦不堪言。據調查，受到迫害的小販計有水果攤、冰水攤、麵攤、飯攤、咖啡攤以及糖菓攤等，連日來走狗“地牛”還經常出動，遇有小販繼續營業的都要被記“三萬”罰款，款項由二十元至五十元不等，對於李光耀走狗這種殘酷的敲榨和迫害，引起了各族同胞的極大憤慨。

據透露：反動當局的迫害不止這一次而已，在前些時候所展開的“清潔運動”，這裡的咖啡店和食物攤，只要地面上有一根火柴枝或香烟蒂，便會被罰款敲榨，就是運商店把貨物擺放出門外亦遭受同樣的厄運。從反動當局的所作所爲，它不過是向其美英帝主子搖尾乞憐罷了。

(接第一版)  
美英帝主子的鬥爭。

我們要警告走狗集團不要欺人太甚，你們的日子已經是屈指可數了，你們必須停止對政治被拘者的法西斯虐待和迫害，你們這些法西斯的劊子手最終必逃不脫馬來亞人民的懲罰！

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拘者。

## 你知道嗎？

親愛的讀者們，你知道在今天星島的李光耀走狗集團的傀儡軍對人民犯下了多少宗的滔天罪行嗎？在這里，讓我們列舉一些事實來說明吧！

瘟神吳慶瑞曾經在本月五日的偽“國會”里自供說，單在傀儡軍車禍方面，由去年十月至今年九月一日，一共有一千宗，造成七人死亡，十八名重傷。瘟神吳慶瑞還自供說：“這種車禍率是很高的，……新加坡武裝部隊表現這麼差，是因為他們……紀律差……”

李光耀走狗集團爲了配合其美英帝主子的擴軍備戰政策，它強征星島青年去充當帝國主義的炮灰，在它們今年預算的十億二千四百九十萬元的開銷中，其中“國防”方面竟佔了三億一千二百八十萬元（也就是說佔了總開銷的卅巴仙），這個龐大的數字，都是李光耀走狗集團肆無忌憚的實行各種苛捐雜稅，從勞動人民的身上吮吸去的血汗錢。

反動當局用了這麼大筆錢來爲帝國主義服務，給人民帶來了數不盡的禍害，他們利用那些還不上廿歲的青年，強迫進行了六、七週的訓練後，就讓這些傀儡軍駕着軍車在大街小巷里橫冲直撞，所以才會造成這麼大的災禍，怪不得星島的人們會談軍車而色變呢！除了瘟神吳慶瑞所自供的數字外，傀儡軍罪

惡昭彰，他們還時常胡亂射擊群眾，造成了無數人的死亡，在1968年7月14日，傀儡軍就在蔡厝港的一個地方射擊一群正在採紅毛丹的同胞，造成一死九重傷的慘案；同年11月1日，傀儡軍又在芽籠三巷甘榜菲菜區說是要打烏鴉而開槍射殺十多名兒童，天真無辜的兒童們被射得傷痕累累，身受重傷。傀儡軍除了射擊我們的同胞之外，他們甚至也打家劫舍，無惡不作，實在是罄竹難書，遠的不說，在今年10月20日就有二名傀儡軍人持械搶劫（新聞可見10月23日南洋商報），傀儡軍害民不淺，然而這些都是李光耀集團的傑作。

李光耀走狗集團的“新加坡武裝部隊軍人品德典範六則”中的第二則還說“須時刻記住：我們是同胞公民的保護者”，如果說殺人、搶劫和鎮壓人民也叫“保護者”，那麼，要是今天希魔仍在世的話，那他對李光耀這個美英帝的走狗必大欺不如呢！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總司令部和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中央委員會在今年6月20日的聲明中指出：“我們正告僑軍警：你們替一小撮帝國主義資本家、官僚資本家和封建地主賣命，絕沒有好下場。你們只有站在人民這一邊，才有出路。”同胞們，讓我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不當傀儡兵，砸爛“國民服役”法令！

## 星島左翼藝術團體針對“國家劇場”籌募文化基金運動”發表聲明

在星島的左翼藝術團體：廣福校友會、道南校友會、西山校友會、養正校友會、星幼校友會、正華校友會、民聲音樂會、赤道藝術研究會於本月十二日針對“國家劇場籌備文化基金運動”發表聯合聲明，聲明全文如下：

“新加坡國家劇場信託委會”主席吳寶星和“籌款委會”主席黃望青在反動統治者的指使下，通過資產階級報章和反動派的宣傳機器——廣播電台，麗的呼聲，電視台向星島人民發出哀乞十萬元的籌款運動和乘機向人民發表藝術歪論，製造錯誤的觀念，他們口口聲聲說“國家劇場”是人民的，人民有義務關心“國家劇場”的前途，“國家劇場”屬下的藝術團體是發揚民間藝術的等等。

我們認爲這全是騙人的謊言，任何一種藝術都有它的服務對象和政治目的，“國家劇場”是反動派盜用人民血汗興建起來的，而今成其控制下的藝術機構，其屬下的藝術團體是作爲消遣、娛樂，削弱階級

鬥爭；拉攏藝術工作者、知識份子而達到其政治目的的組織。

爲什麼反動政權沒有公開撥款給“國家劇場”呢？我們認爲這是一種政治手段，他們企圖通過籌款運動，騙取一批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又可以製造“國家劇場”是屬於人民組織的錯誤觀念。

目前“國家劇場”屬下藝術團體已經是面臨瓦解的時候了，舞蹈團和交響樂團已經停止練習了，據他們自己說的是基金不夠，但我們認爲這些組織的主持者和成員絕大多數是爲了自己的名和利，他們的藝術團員每人每月要四十五元的車馬費，有些藝術團員略有成績，就到歌廳、夜總會撈錢去了，由此可見他們是不是爲藝術而工作的。所以，人民已經看清了“國家劇場”被反動派操縱，不再受人民支持。

同胞們，讓我們團結起來，堅決抵制這項剝削人民血汗錢的運動，給反動派的藝術組織來個反擊，並最嚴厲譴責他們欺榨人民血汗的可恥陰謀！

# 歡呼“革命之聲”成立一周年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馬來亞人民自己的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正式成立了，敵人爲此而心驚胆顫，並且百般的破壞，但是敵人的幻想是永遠不能得逞的。“革命之聲”的紅色電波如同一把利刃，狠狠的刺進帝國主義及拉、李走狗集團的心窩，這久已渴望的聲音，她給我國人民指出了前進的方向，英雄的馬來亞共產黨是我國各族勞動人民的偉大救星！在她勝利邁步踏上一周年之際，讓我們齊聲高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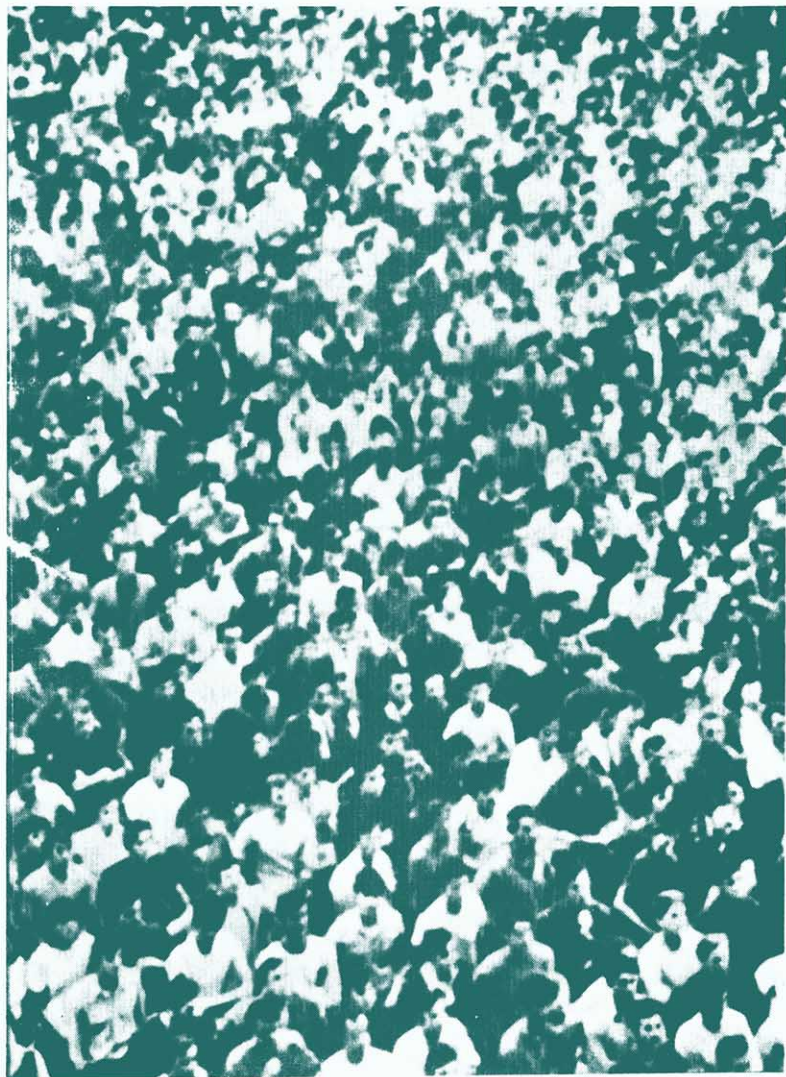
光榮的馬來亞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馬克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  
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收聽馬來亞“革命之聲”紅色電台的廣播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響應“革命之聲”的偉大號召



歐洲北美人民的新覺醒



對地工度反主洲時亡  
 大投人的法義北。  
 成墮入階運西世美也  
 干斷了級動斯界人標  
 上資罷的。獨的民誌  
 萬本工支幾裁心的着  
 歐家門援十的職新沒  
 洲爭下年群地覺落  
 北取。以衆區醒的  
 美暴而興來運爆，資  
 等利廣起未動發並本  
 國的大了有，了將主  
 家壓青反的而；取義  
 的榨年奴，今它得制  
 工下學化聲却標勝度  
 人，生教勢在誌利日  
 在英們育浩資着，趨  
 反勇在制大本歐同滅

